
明史

明史卷一百九十五　　列傳四十六

楊士奇　楊榮

楊溥　陳山　張瑛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早孤隨母嫁羅性感奮力學年十三通經爲邑庠弟子師久之以事亡入武昌建文初大集諸儒修太祖實録士奇已用薦徵爲教授當行王叔英復以史才薦遂入翰林與編纂事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得士奇策稱之曰此非經生言也奏第一授吳王府審理副仍供職翰林成祖即位改編修亡何簡入內閣典機務士奇

善應對舉止恭慎與籌天下事輙徵中帝甚嘉之居數月進侍讀永樂二年選東宮官以士奇為左中允已進左諭德士奇論事帝前不為亢言激論務規帝所向因而成之又善掩覆人過五年廣東布政徐奇入朝載嶺南土物饋廷臣或得其目以進帝閱之無士奇名乃召問士奇對曰方奇受命赴廣羣臣皆作詩贈行而臣病弗能往以故諸臣皆有饋臣獨不及今雖具目受否未可知且其為物微當無他意帝遽命燬其目七年帝北巡士奇留輔太子從容規勸太子待之甚恭太子頗留意文辭贊善王汝玉以詩法

進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咏皆言志也殿下聽治之暇當留意六經吾則兩漢詔令猶可觀法雕蟲小技不足效也太子改容稱善方帝起兵時漢王數力戰有功帝許以事成立爲太子既而不得立不能無望而帝又憐趙王少寵異之由是兩王合而間太子帝頗心動九年還南京召士奇問監國狀士奇以孝敬對且曰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以愛人爲本異日决不負陛下付託帝悅十一年正旦日食禮部尚書呂震請勿罷朝賀士奇不可列宋仁宗事以風帝爲免賀及宴其明年帝

北征士奇仍留輔太子漢王譖太子益急帝頗信之
會太子所使迎帝者緩且奏書失辭遂徵侍讀黃淮
下之獄士奇後至帝宥之復召訊太子事士奇頓首
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皆臣等罪帝意解於是
行在諸臣交章劾士奇不當獨宥乃下錦衣衛須縶
尋釋之又明年帝還南京微聞漢王謀奪嫡及諸不
軌狀以問蹇義義不對乃問士奇士奇亦不敢言帝
詰之對曰臣與義俱侍東宮故外人無敢為臣言者
臣故不知然漢王兩遣就封國皆不肯行又知陛下
將徙都輙請留守南京叵測意或有之惟陛下善處

全父子天性恩天下幸甚帝默然起還宮居數日帝已盡得濮王事削兩護衛處之樂安尋進士奇翰林學士兼故官留輔如故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明年復坐輔導有闕繫錦衣獄旬日而釋又明年帝崩於軍訃至太子與士奇謀命太孫出居庸關至開平迎喪與之東宮故章而遣之謂士奇曰卿與蹇義勞苦吾自知之今且重用若士奇曰大行見背正陛下收人心之日洪恩所及當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已而梓宮至太子發喪即位立擢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亡何帝御便

殿蹇義夏原吉方奏事未退士奇亦至帝望見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讜言試共聽之士奇言恩詔甫下二日惜薪司傳詔賦棗八十萬斛民何以堪帝喜曰朕固知學士當有言立命減其半已而易月制滿尚書呂震請即吉士奇不可震厲聲叱之蹇義乃兼取震士奇說以聞明日帝素冠麻衣絰而視朝廷臣惟士奇及英國公輔所服亦如之朝罷帝謂左右曰梓宮在殯遽議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所執是也尋進少保與同官楊榮金幼孜並賜銀章得密封言事文如蹇夏二尚書大理卿虞謙言事過

激帝怒降謙一官士奇言謙無過不當降帝立復之尋進少傅已而密疏言事帝悅璽書奬勞賜以鈔幣白鏹時藩司守令皆朝京師尚書李慶言於帝請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士奇力言不可慶恚不聽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之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且繼今賢者誰肯復仕乎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言之又不報有頃按察使陳智亦上章言畜馬非是帝乃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非真忘之聞李慶呂震皆不樂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因出智章

使草勑行之士奇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孫矣帝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已羣臣習朝正儀有詔勿用樂呂震建議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疏止之未報乃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帝竟報可越日帝召士奇等語曰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也明年命兼兵部尚書竝食三祿士奇辭且辭帝曰黃淮楊榮金幼孜皆受三職卿何獨辭士奇乃請辭祿曰臣受二祿已踰分安敢復加帝曰卿勤勞二十年一志不懈以祿相酬何固也對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六十卒臣受二俸猶慮過

之帝曰可受折俸鈔對曰鈔與米異名耳時蹇義在傍曰宜聽辭學士祿士奇曰辭薄取厚安用此虛名爲帝乃曰朕成卿志遂聽辭於是黃淮亦辭尚書祿帝監國時嘗有憾於御史舒仲成至是欲治之士奇曰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前得罪者皆懼矣漢景帝待衛綰事可法也帝喜即罷弗治而勞士奇厚賜之尋與田二頃士奇又辭且曰臣起寒微受恩嘗恐不勝幸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首領歸故里爲賜多矣帝曰朕在卿無憂也乃勿予田尋修太宗實錄士奇與黃淮楊榮金幼孜楊溥竝爲總裁官賜

士奇貞一章璽書褒之人有上書頌太平者帝召諸大臣示之皆以爲然士奇獨曰未也臣觀陛下恩澤固已覃被天下然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耕鑿之民尚未給足必加以數年休息庶幾人各得所帝笑曰此朕意也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輔惟士奇嘗有論說餘無一言豈果朝政無闕臣民皆安乎諸臣皆慚謝亡何帝崩士奇等入受遺詔輔太子宣宗即位修仁宗實錄士奇等仍爲總裁宣德元年漢王反帝親征破禽之師還次單橋侍郎陳山迎謁因請乘勝移師襲彰德執趙王毋俟再舉榮力贊決義原吉亦

以爲然榮遂以帝意令士奇草勅數趙王罪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吾不能爲辭也榮厲聲曰汝欲撓大計耶今逆黨言實與趙謀即是矣何患無辭士奇曰太宗皇帝惟有三子今上惟兩叔父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乃遽加兵傷皇祖在天之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請皆入見以死爭榮已先入二人繼之閽者不納尋召義原吉入以士奇言白帝帝意亦懌而移兵事亦罷自是道中有顧問士奇溥皆不及此至京師帝始思士奇言立召入謂曰今議者喋

喋多言趙王事柰何士奇曰今宗室惟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羣言帝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得一璽書尤甚於是發使奉書至趙趙王得書大喜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頓息帝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謂士奇曰趙王所以得保全者卿之力也賜白金文綺褚幣時交趾數叛再發大軍往討皆敗沒而交趾賊黎利遣人請立陳氏後帝亦厭兵欲許之英國公輔以下皆言此賊狡計不可聽當益發兵誅之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帝召士奇榮謀之二人力言許黎利便

且以漢棄珠崖專恤關東爲法帝意遂決夏原吉初
言不當棄繼亦言棄之便於是盡以十七府之地畀
黎利乃罷兵歲省軍興以鉅萬計而中國兵威亦小
詘諸遠夷皆輕之朝貢多不至者帝以四方屢有水
旱欲下詔恤民獨召士奇議之首欲免災傷租稅及
畜產虧額者士奇因請并蠲逋負薪芻錢減官田額
罷徵求平寃獄汰工役以廣德意皆從之詔下民大
悅當是時天子益勵精圖治而士奇等亦同心夾輔
海內號爲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許百
官休沐旬日選勝宴樂帝亦時遊西苑萬歲山諸學

士皆從問民間疾苦甚悉賦詩賡唱一日帝奉皇太后謁陵召見士奇榮幼孜溥及蹇義於行殿傳太后命慰勞之已又語士奇曰太后為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言不避忤意先帝能從以不敗事又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願陛下念之帝嘗微行夜半幸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思卿一言故來耳居數日使太監范弘問士奇微行何為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徧洽萬一有冤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又數日干撅者獲二盜鞫之果有

異謀伏誅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
朕也帝謂士奇曰卹民詔下已再期今更有可卹者
乎士奇曰陛下前減官田租戶部不能奉行徵之如
故帝咈然曰今必首行之廢格者論法士奇乃復請
撫安逃民減課稅察貪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
之家子孫皆得進用京官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
所知備方面郡守之選報績黜陟舉者與焉帝皆報
可由是所舉若周忱于謙況鍾之屬居官至一二十
年吏稱其職百姓便安而士之僥倖速化者亦多奔
走輦下請託盛行久乃罷之凡士奇等所敷奏帝未

嘗不虛心聽納然帝英明有所不可士奇等亦不敢強諫至如中涓承寵勅使旁午侈宴遊索玩好無虛歲月甚者胡后以無罪黜其後帝甚悔之而士奇等不能力爭也帝初即位內閣臣七人陳山張瑛以東宮舊恩得入不稱尋出為他官黃淮以老致仕已而金幼孜卒閣中惟士奇榮溥在榮疏闓果毅遇事敢為數從成祖北征典戎旅能知邊將賢否阨塞險易遠近敵情順逆士奇等皆不能及然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榮未嘗卻畜産甚饒帝頗知之以問士奇士奇力言榮無他且推其曉暢邊務不宜以小眚

介意帝笑曰榮嘗於朕前短卿及原吉卿乃爲之地
耶士奇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其後
語稍稍聞榮以此媿士奇相得甚驩天子亦益親厚
之所賜珍果牢醴金綺衣幣書器無算宣德十年帝
崩皇太子方九齡內庭頗有異議士奇榮與英國公
輔入臨退而請見太子於文華殿頓首呼萬歲羣臣
皆賀之浮言乃止英宗即位時方幼冲軍國大政輒
關白太皇太后太后推心任此三人有事遣中使詣
閣諮議然後裁決三人者亦自信侃侃行意首請練
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鎮撫

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省偵事校尉設屯田藏漕運開經筵擇儒臣講學太后甚喜又以次奉詔蠲租慎獄嚴覈百司以故正統之初朝政清明中外臣民翕然皆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而溥嘗自書其郡望曰南郡因目爲南楊三年士奇進少師四年歸省墓未幾還是時中官王振頗機警能得帝歡思攬外庭事畏太后不敢肆已而靖江王佐敬私饋榮金榮先省墓歸不之知而振欲借是傾榮士奇力解之得已振自此招撫大臣短勢漸熾比榮卒士奇溥益孤其明年遂大興師討麓川蠻幸而勝之帑

藏耗費而官軍士馬物故亦數萬振乃自以為功其明年太皇太后崩振意益輕此二人不復咨白大作威福黜陟百官小有牴牾輒執而鞭繫之於是廷臣人人惴恐而士奇溥依違其間無所救正士奇既耄而子稷復傲狠嘗陵轢長吏至侵暴殺人或有告士奇士奇輒摘其人語稷稷乃訐告者私事誣士奇士奇又輒信稷稷惡日甚士奇不得復聞於是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以士奇故不即加法而封其狀示士奇已而復有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理士奇已以老疾在告天子恐傷其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積憂不

能起歲餘遂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有司乃論殺
櫻鄉人豫爲發文數其惡天下傳誦士奇能推轂寒
士或見人一詩一文善輒薦達之有初未識面者次
子稟字叔簡少豪放後折節向學博涉經史能詩賦
談論娓娓一時大臣子能文者稱稟以廕補尚寶丞
成化中遷爲卿久之上言尚寶司官才可用者宜以
例推舉報可竟不見舉稟不能平乞改南京秩滿進
太常少卿仍掌司事卒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建文二年進士授編
修燕王初入京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耶

從乎王慨然曰國軍先謁陵自是遂受知旣即位簡入內閣爲更名榮榮于同直七人中年最少最警敏一日帝晚出左順門召內閣惟榮在出江西撫賊章至御督韓觀宜有勞勅榮讀章曰討發奏時觀尚在道觀不得論功帝從榮言自是重之尋進修撰或與諸大臣謀未決至發怒榮至輒爲霽威事亦隨決進侍講修列女傳成賜襲衣鈔幣已進右諭德仍兼侍講與在直諸臣同賜象笏朝衣及二品服召評議諸閣事宜稱旨復賜衣幣有寒疾命醫守之給藥餌疾甫乃已五年奉命往甘肅經畫軍務所過覽山川形

勢察軍民閱城堡還奏對武英殿帝大悅値盛暑親
剖瓜啖榮且賜牢醴尋進右庶子侍講如故明年以
父喪給傳歸既葬起復視事明年復有母喪乞歸帝
以北行期迫不許也已而帝發京師遂與胡廣金幼
孜從比至北京宴羣臣榮以憂辭特遣中官致珍饌
已命從遊萬歲山又辭特召之行甘肅守將何福言
脫脫不花等部衆請降需命於亦集乃以榮前往甘
肅能得要領乃復遣榮往撫凡再往持節封福爲寧
遠侯因至寧夏與寧陽侯陳懋規畫邊務還陳便宜
十事帝嘉納之賜衣幣明年從出塞賜衣衾鞍馬道

中命給大官饌度野狐嶺召榮及廣指示山川聚落與語良久奉制各於馬上賦詩榮詩有兇自相殘語帝喜已而諜言本雅失里與其下阿魯台相攻皆竄走帝謂榮曰卿詩驗矣復賜之宴醴已發凌霄峰與幼孜等陟山谷中帝聞則大驚令軍中四出求之既至喜動顏色又顧知幼孜因榮得還益以此多榮次臚朐河親選勇士三百人爲衛不以隸諸將而令榮領之已班師軍士乏食榮請盡以供御之餘給軍而令軍中有餘者得相貸入塞官爲倍償軍賴以濟至開平使榮先賫勑衛報太子復返迎帝俱歸京師帝

與太子妃厚賜之明年乞養喪賜金幣遣中官護行還詢閭中民情及歲豐歉榮具以對命給大官酒饌復其家已侍諸皇孫讀書文華殿講授有程度皇太子每稱美之十年甘肅守臣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逃入赤斤蒙古且爲邊患乃復使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略榮以隆冬非用兵之時且有罪不過數人官軍所至未免濫及無辜彬猶豫榮請歸奏之既至具言兵未可出狀帝從其言叛者亦降明年復與廣幼孜從北巡明年征瓦剌皇太孫侍行帝命榮以閒陳說經史已兼領尚寶事凡宣詔出令及旗志

待驗必得榮奏乃發帝常晚坐行幄召榮計兵食榮對曰莫若擇將屯田訓練有方耕耨有時即兵食足矣比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宴勞之留北京二年進翰林學士仍兼庶子從還京師明年復從北巡十六年太祖實錄成宴勞如初會胡廣卒榮遂掌院事益見親任諸大臣多忌之共舉爲祭酒欲踈遠榮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尋修天下郡邑志命榮總之榮知上意向已悉發府部院寺諸曹積弊以聞帝曰爾言固當獨不畏諸臣忌乎榮退密令御史鄧眞入奏帝因下詔切

責諸大臣諸大臣皆免冠頓首請罪乃罷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如故先是帝選太學生習譯書諸生多不欲或爲誹謗帝怒將罪之榮力救得免遂使榮攝事諸生皆服明年定都北京會三殿災火烈將及秘閣榮奮身入麾衛士使出圖籍制誥舁致東華門外帝召榮褒賜之榮因與幼孜陳便宜十事報可榮論事激發不能容人過然羣臣或觸上怒致不測輒從旁寬譬之如侍讀李時勉尚書夏原吉皆以榮言得亡死蓋榮善探人主意談言微中以故其說得行嘗謂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爲人臣而以

伉直賈禍者吾不爲也明年復從出塞軍中事無大小命榮參決賚予優渥師還宴將士榮與纫孜坐前列食上餚所賜與軍功等已復下詔西征有言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可調發者帝以問榮榮曰陛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以信不可帝從之明年遂從征西駐萬全軍務無大小悉以委榮晝夜進見無時帝時稱楊學士不名也也先土干款塞帝使羣臣議之皆疑懼莫敢定榮獨請往受降而歸師旋明年復北征當是時天子凡五出塞榮纫孜輙從周旋險阻未嘗頃刻離也至是大軍抵答蘭

河敵已遠遁而師亦以數發頓撤帝問羣臣當復前
否羣臣唯唯榮與幼孜獨請班師帝許之時浙江守
臣上言浙東麗水與閩政和山寇方熾請發兵榮曰
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兵出即毒民將益聚不可
解不如遣一介使往撫可不煩兵如其言盜果息一
日帝御帳殿從容問榮幼孜曰東宮監國久明習政
務今歸當付以國事朕將老馬二人頓首對曰太子
仁孝天下屬心陛下必無後憂還次榆木川帝疾篤
遂崩中官馬雲等倉卒莫知所措乃密召榮幼孜入
御幄議喪事二人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祕不

發喪遂以禮斂藏之龍輿所至朝夕進膳如常儀益
嚴飭軍令人莫能測或請因他事為勅用寶遣人馳
報太子二人曰誰敢爾先帝在則稱勅賓天而稱勅
詐也獲罪孰深衆曰然乃命中官備以大行崩逝月
日及遺命傳位之意啟太子啟成榮遂與少監海壽
兢馳報太子復陳軍中所宜行者太子嘉歎良久明
日議赦詔榮首條民間不便二十餘事納之已即位
先後賜榮金幣雜物加等進太常卿餘官如故尋進
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既而有言榮當太宗崩時
所行喪禮及處分軍事狀帝嘉之降璽書褒勞賜白

金鈔幣白粲進工部尚書食三禄仁宗崩宣宗即位漢王反皇太后召榮等定計榮請親征太后與帝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爲陛下先驅太后壯之勸帝從其計榮即起行晝夜疾馳至樂安即合圍督軍中築土山山成而車駕至衆呼萬歲聲震城中漢王懼開門出降師還以決策功受上賞賜銀章五襲予甚至宣德三年帝北征出喜峰口榮與楊溥皆從大獲而還榮爲詩十章以獻又明年兩朝實録成宴勞有加尋進少傅食三禄如故固辭大學士

祿許之九年復從北巡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至洗馬林而還英宗即位委寄如舊賜予相屬五年乞歸展墓帝使中涓沅江輔行還至武林驛而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榮歷事四朝有謀而能斷中宮持事至閣必問曰東楊在否設不在即去嘗會廷臣録因片言立決衆皆歎服尤喜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崕岸士多歸心焉或謂榮處國家大事隨機應變不媿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家富其後曾孫璘爲建安指揮以貲敗曄從弟旦字晉叔弘治中舉進士爲吏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持正有風釆

遷太僕少卿改太常劉瑾要旦往見不可左遷知溫州府居二年以治辦稱遷浙江提學副使瑾誅入爲應天丞尋進尹擢南禮部右侍郎攝國子監事與尚書張燦喬宇上章請擇宗室爲儲貳計不聽入爲禮部右侍郎掌太常寺事已改戸部督京通倉出理餉甘肅還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發兵討平畨禺清遠河源諸猺斬首萬計以母憂歸嘉靖初起掌南院就遷戸部尚書改吏部張璁桂萼以傳奉驟遷學士旦率九卿極言不可會吏部尚書喬宇罷召旦代之未至爲給事中陳洸所劾勒致仕去年七十餘卒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與楊榮同舉進士授編修成祖稱帝後侍皇太子爲洗馬太子嘗讀漢書稱張釋之之賢溥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寬仁亦未易得行其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太子大悅久之溥以夜歸太子命起視事帝怒東宮輔導諸臣及見正字金問名益不懌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之詞連溥遂逮繫錦衣獄家人供食數絕而帝意又不可測旦夕且死溥益奮勵讀書不輟同繫者止之曰毋爲徒自勞苦溥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奈何輒自棄繫十年讀經史諸子數周仁宗即位釋溥擢翰林學士

入閣典機務尋進太常卿仍兼學士嘗密疏言事帝稱答之賜鈔幣已念溥繫已故久困尤憐之欲時接見明年遂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左選諸臣有文學者侍講王進博士陳繼楊敬給事中何澄日直其中命溥掌閣事親握閣印授之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治道助有所建白封識以進宣宗即位召還內閣與楊士奇等共事居四年以母喪去奪情起復秩滿遷禮部尚書學士如故正統四年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後士奇二十餘年而入閣又嘗直弘文至是乃與士奇榮並六年歸省墓

尋還十一年進少師溥質直廉靜無城府諸大臣論事以可否或至違言溥轍平心處之諸大臣皆服比榮與士奇相繼卒越二年溥亦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三楊既殁中外大權一歸王振後三年遂挾天子北征乘輿陷没天下幾震時人追思此三人者在當不及此而後起者又爭暴其短以為釀成振禍者此三人也時與三楊諸人同在内閣者又有陳山張瑛山沙縣人初由教官被薦擢吏科給事中宣宗為皇太孫簡侍講讀既正東宮還左庶子比嗣位拜吏部侍郎已而進户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一日

帝問士奇山何如人對曰山寡學多欲而昧大體非
君子也帝曰然趙王事幾誤朕近聞其日干請諸司
此不可使溷內閣遂命輟機務專授小內使書久之
致仕未抵家卒瑛字子玉邢臺人以舉人三爲教官
永樂七年擢吏科給事中會選儒臣侍皇太孫講讀
瑛充說書官以善承風旨得太孫歡擢左春坊左中
允晉諭德改洗馬宣宗即位擢行在禮部右侍郎已
遷左宣德二年進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與陳山同
入內閣與機務車駕北巡瑛與駙馬都尉袁容隆平
侯張信等居守是時宣宗方銳精勵治委任三楊瑛

以潛邸恩參其閣委蛇受成而已四年出為南京禮部尚書久之仍入內閣正統元年卒瑛儀狀魁偉於經史善講解自侍說書訖為大學士惟小心唯諾固結主知宣宗雖極恩遇亦弗之重也

論曰明初既罷丞相惟以詞臣直內閣備顧問而已士奇與榮並以命世才久居密勿輔導功多溥復繼之同心翊贊重為人主所倚毗前後四朝三十年間海內宴然稱治平者實三臣力也然其器量各有所極故一代規摸亦遂止此洎乎晚節衰庸特甚權移宦者斯益不足觀也已

蹇義　夏原吉

蹇義字宜之巴人初名瑢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輒稱旨帝顧問汝蹇叔後乎義頓首不敢對帝嘉其篤誠爲更名曰義手書賜之一考當遷特命滿九載朕且用義由是朝夕侍上左右小心敬慎未嘗忤色建文帝即位知太祖前欲大用義超擢吏部右侍郎方是時外用大師內改制度而義浮沉其間充位而已國子博士王紳以書責之曰執事方負天下重望又秉國衡治亂安危在所取舍一有不慎

小者識積薪大者懼覆餗則朝廷社稷隨之孰事雖欲爲尋常撫閑之人且不可得況敢望優游逸樂與時俗俱上下乎義不能荅燕師入率先迎附遷左侍郎數月進吏部尚書時方務反建文之政其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於成祖曰損益貴適時宜毋前改者過今必欲盡復者亦過因舉數事陳說本末成祖遽稱善從其言或遂諧義不忘舊君帝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義不公者帝皆斥之永樂二年兼太子詹事帝嘗欲有所諭太子輒遣義往能委曲導意帝與太子俱愛重之七年帝廵北京命輔皇太子監

國義熟典故達治體孜孜無倦軍國事皆倚以辦是時以舊臣見親用者户部尚書夏原吉與義齊名中外稱曰蹇夏滿九載帝親宴之便殿所以褒揚甚至數奉命兼理他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從受歸帝及太子皆遣官賜祭有詔起復十九年三殿災命義及給事中馬俊分巡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陟文武長吏義以國家多事盡法繩吏人將不勝特援其太甚者數人餘多寬假而條宜興革者數什事奏而行之還治部事如故二十年成祖北征還以間者言怒太子遠義繫錦衣衛獄明年得釋仁

宗即位義原吉皆以元老為中外所信而帝顧念義
監國舊勞尤厚倚之首進義少保賜冠服象笏玉帶
兼食二祿尋進少傅少師賜銀章一文曰繩愆糾繆
已復賜璽書曰曩朕監國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
日侍左右時兩京肇建政務方殷卿以善翊君以義
狥國勞心焦思不恤身家載歷艱虞二十餘年夷險
一節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
不懈益恭朕篤不忘茲以己意創製蹇忠貞印賜卿
俾藏於家傳之後世使知朕君臣今日共濟艱難相
與有成也尋命監修太宗實錄義視原吉尤重厚不

政專斷每承顏閒嘗持兩端使人主自擇於是楊士奇於帝前詰義曰何事過慮義應曰恐鹵莽爲後憂耳帝笑曰二卿言皆是楊榮或詆義帝聞之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即左右有讒榮者願陛下慎察帝復笑曰吾固弗信也宣宗即位召義原吉嘉勞之委寄如仁宗時宣德元年從征樂安師還賚予甚厚時方議棄交趾義與原吉力言不可而帝方用楊士奇言弗聽二人亦不敢堅執尋命擇人使交趾義薦伏伯安士奇以爲不任語原吉原吉入告帝義當揭前功爭帝乃召諸大臣皆不議義薦伯安如初且曰伯

安有口辨羣臣莫能及原吉士奇俱曰使臣奉主命不以忠信而徒恃口辨往必辱國帝竟罷伯安弗遣義亦弗復言已而從北巡還帝以義原吉士奇榮四人者皆已老不欲煩以有司之務賜璽書曰卿等皆祖宗遺老畀輔朕躬朕夙夜在念嘉與卿等圖善始終今黃髮危齒不宜復典冗劇以傷朝廷優老待賢之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謨嘉猷寔亮弼匡稱朕意焉明年郭璡代爲尚書理部務復賜義銀章文曰忠厚寛宏尋賜新第於文明門內英宗即位齋宿

得疾遣太監范弘挾醫視疾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義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區區犬馬之誠惟望聖明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耳遂卒年七十三義掌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號爲稱職贈太師諡忠定官其二子英荃皆尚寶司丞英有詩名歷官尚寶卿進太常少卿仍掌司事子霖中書舍人

夏原吉字維喆其先德興人父時敏洪武初以布衣召見授湘陰教諭遂家焉原吉早孤力學養母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笑而原吉危坐儼然太祖使人詗而異之賜之襲衣擢户部主事

曹務叢脞處之悉有條理同列取正焉尚書郁新甚重之有劉郎中者恥以事質原吉每白事多爲新所詰以是恨原吉會新嘗劾諸司怠事者罪帝欲宥之新請益力帝怒問誰教若者新頓首免冠謝劉郎中因奏果有人教尚書者意謂原吉帝以問新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帝乃貰新而下書算生於獄劉郎中遂言教尚書者原吉也帝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乃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初進本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所過郡邑核吏治咨民隱濟以寬大人皆悅服及之牧

雖𡺸州成祖即位有執以獻者釋之轉左侍郎或言原吉在建文時用事不可信成祖曰原吉忠於太祖以及建文獨不能忠朕耶遂與蹇義同進尚書偕義等釐革舊政建白三十餘事已而浙西大水屢劾有司督治績弗成永樂元年使原吉行視且命治之已復使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書賜原吉原吉上書請循禹三江入海故蹟濬吳淞下流上接太湖而度地爲閘以時蓄洩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見役夫暴日中曰吾何忍獨適因麾蓋去来二年春原吉還朝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

流未盡疏浚非經久計於是原吉復行大理少卿袁復剗之浚蘇之白茆塘劉家河松江之黄浦導淀水入海九月而工畢水浚農田大利三年還朝其冬浙西大饑命原吉士吉復與左通政趙居任往賑親諭遣之凡發粟三十萬石給牛種有請召民佃退淤田益賦者原吉馳疏止之姚廣孝還自浙西盛稱原吉曰古之遺愛也亡何鄭新卒召還理部事原吉首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蘇民且便商賈皆報可凡中外户口府庫田賦盈縮之數各以小簡書置諸懷時檢閱之一日成祖

閱天下錢穀纖悉原吉具對甚悉以是益重之當是
時靖難新平論功行賞封建諸藩增設武衛百司廣
集生儒編輯大典已又發卒八十萬問罪安南而使
中官造巨艦浮海通道東南諸蠻大起北都宮闕供
億轉輸以鉅萬萬計皆取給戶曹原吉經營補綴必
悉心計應之嘗使出督軍民輸材北都以錦衣官校
從命怠事者原吉慮犯者眾先期告戒之然後行
人皆感悅已何召還帝將北巡命兼攝行在禮部都
察院事遂竟行復攝刑部有二指揮冒月糧帝欲斬
趣原吉曰非律也即真盜何以加是乃止八年帝帥

師北討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賜白繫
楮幣諭曰朕以房元齡待卿卿其盡心輔吾孫時諸
司草創每旦原吉入朝獨近扆前恭決庶務朝退諸
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答手書不動聲色北達行
在南啟監國京師肅然帝還賜鈔幣鞍馬牢醴慰勞
有加謂羣臣曰原吉可方周公矣尋從還南京賜休
沐十日命侍太孫周行鄉落訪民事原吉取蔬黍以
進白願殿下味此知民艱太孫爲嘗之會有犯導者
太孫命所司論法原吉具言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
上意也九載滿與義皆宴便殿帝指兩人謂羣臣曰

高皇帝養賢德以貽朕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勑命
儒臣重修太祖實録原吉與姚廣孝監之廣孝死原
吉獨總其事甚至是實録凡三修而事實愈失矣原
吉嘗奉母觀燈午門外中官以聞帝曰此賢母也命
中官賫楮幣即家賜之已復從北巡侍太孫居幄後
不三年奉太孫南還在道隨事納忠多所裨益明年
復從北巡十八年北京宮室成使原吉南召太子太
孫先馳報上已復奉命迎之往來道意輙稱旨帝悅
原吉乃稍言連歲營建今幸已告成宜少寛民力撫
流亡蠲逋負明年三殿災原吉復申前請亟命所司

行之勸以殿災詔求直言羣臣多言建都北京非便帝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之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質辨大臣爭詈言者不知大計原吉獨奏曰彼應詔無罪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乃在臣等帝意解兩宥之或尤原吉背初議曰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衆始嘆服原吉雖居户部即他司有大事帝時以訪原吉每御便殿闕門輒召原吉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論平交阯功帝問遷官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遷官爲

後日費無窮也帝從之西域法王來朝帝欲郊勞原吉不可及入見又不拜帝笑曰卿欲效韓愈耶山東俘妖黨三千餘人至原吉以為皆平民請於帝悉原之衆遮道呼云夏公生我原吉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王橞叛帝疑長沙有通謀者原吉以百口保之乃得寢既而帝將大舉清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未奏會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乏請罷兵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

獲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立命原吉出理儲閘平而吳中入對如實言帝怒召原吉繫之內官監并繫大理丞鄒師顏以嘗署戶部也於是實懼而自殺遂并籍原吉家自賜鈔外無他贏積明年帝遂出塞以糧盡引還其明年復出塞明年又出還至榆木川而疾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崩問至太子走繫所呼原吉發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輒令出獄與謀國事原吉曰東南民力竭矣戎伍疲矣請南還以紓之太子復問赦詔所宜對以賑饑省賦役罷西洋中使停雲南交阯采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太子已

即位復其官方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帝曰卿老臣當與朕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如卿官去朕將安適遂賜白金楮幣胡椒之屬叅遣其家人護喪馳傳歸葬有司治葬事原吉不敢復言尋加太子少傅時呂震以太子少師班原吉上帝命鴻臚引震列其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食三祿原吉固辭乃聽辭一祿賜繩愆糾繆及正直章以便言事兼攝禮部賜田五頃建第兩京原吉既重厚不洩又時時持正論能回帝意帝嘗怒李時勉言激謂原吉曰豎儒廷辱朕原吉從容寬譬之

得解已而仁宗崩太子至自南京羣臣郊迎太后獨留原吉輔襄王居守宣宗即位益親重原吉明年漢王反移檄指斥大臣以原吉遇蠲逋詔書多格不肯行指爲罪首帝夜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謝死罪帝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之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即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若此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之善帝意遂決原吉從行抵樂安漢王出降猶令參統城署原吉師還賚予加等賜閣者三人原

古以無功辭不聽三年賜銀印文曰含弘貞靖又賜
釋爐銀甕玉鉤玉帶從遊西苑太液池東苑宴語甚
歡從北巡賜寶刀帝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
對曰軍中猶有餧者帝命賜以大官之饌且犒將士
還艱部務食祿備顧問亡何從閱武兎兒山帝怒諸
將不度命褫其衣原吉曰將帥國之爪牙奈何凍而
斃之帝趣入帳內原吉隨之帝曰卿且休矣曰陛下
幸憐臣至矣諸將瀕死獨不少念之乎帝曰爲卿釋
之帝嘗徹御用翰墨具賜原吉親繪壽星圖作詩褒
之及他圖畫甚衆服食器用銀幣之賜無虛日又賜

以尚方翠甆二嘗製二玉冠束髮以一賜原吉五年
春兩朝實録成復賜白金襲衣文綺鞍馬旦入謝歸
而卒贈太師謚忠靖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僚
友有善即采納之有小過必曲爲掩覆曰人才難得
一加譴責則自沮矣吏或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
原吉曰汙可浣也何懼文有汙精微書者吏肉袒請
死原吉弗問而自入朝引咎帝命易之吕震嘗譖原
吉於成祖前及震爲子乞官原吉反助之請平江伯
陳瑄初欲殺原吉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
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

心久則無可恐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
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嘗夜閱爰書撫案而嘆
筆欲下輒止者再妻問之曰此終歲大辟奏也吾筆
一下死生遂決是以不恐耳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
雪過禁門有欲無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
其敬慎如此原吉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
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聲譽相埒又相善也義爲人
孝友質實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而原吉尤持
大體外兼臺省內參館閣朝議皆推義善謀原吉善
斷有古大臣風烈原吉子瑄字韞輝以廕爲尚寶丞

嘗談兵當景帝時數上章言兵事廷臣或請試之有
沮者卒不果用終南京太常少卿子崇文舉進士爲
南吏部郎中
論曰魏徵爲唐名臣人以擬諸管仲其實建成非子
糾比也若蹇夏之於建文則又異矣然二臣者皆委
蛇以濟功名歷事嗣君忠勤匪懈其功烈有足多者
焉方之管魏亦庶幾耳矣

明史卷一百五十七　　列傳四十八

茹瑺 汪佐　李至剛　鄭賜

呂震　方賓　吳中

陳瑛 馬麟 趙緯　丁珏 李芳　秦政學　劉觀

茹瑺，衡山人。洪武中由監生除承敕郎，歷通政使，勤於其職，為太祖所褒寵。二十三年拜右副都御史，尋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為眞。建文帝即位，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相能，刑部尚書暴昭發其罪，罷出，掌河南布政司事。尋召還，復為兵部尚書。燕兵至龍潭，遣瑺及李景隆、王佐見燕王議和。瑺等見

燕王伏地頓首流汗浹地稱萬死不敢仰視燕王勞
瑺等又頓首不能發言燕王曰公等有言即言無
甚恐久之又頓首言奉詔願割地講和燕王笑曰公
等說客耶始吾無罪削爲庶人輙云大義滅親吾今
救死不暇何以地爲况皇考封建諸子各有分地但
縛奸臣來吾解甲謝罪謁孝陵歸藩瑺等唯唯頓首
退燕王入京召問瑺瑺頓首首勸進王既即位下詔
言景隆瑺佐及陳瑄事太祖忠扶持社稷默相事機
其功甚重封瑺忠誠伯食祿一千石終其身仍兵部
尙書選其子鑑爲秦府長安郡主儀賓即諭瑺出營

郡主府第還朝坐不送趙王奪爵歸里既而爲家人所訟逮至京鞫訊得釋還道出長沙不謁谷王王以爲言時方重藩王禮谷王又常開金川門有功帝意嚮之陳瑛遂劾璘違祖訓逮下錦衣獄璘知不免命子銓市毒藥服之立斃時永樂七年二月也已法司劾銓毒其父請依謀殺父母論後以銓實承父命減死與兄弟家屬三十七人謫戍廣西河池仁宗立釋還宣宗與所沒田廬璘居官謹愼謙和有容其卒也人頗惜之王佐不知所自起建文帝任爲都督同知成祖稱帝封順昌伯食祿千石尋出鎮雲南所爲多

不法爲都察院及六科所劾帝置不問永樂三年秋廷臣復劾其恣作威福贓賄巨萬遂徵下獄瘐死

李至剛名鋼以字行華亭人洪武二十一年舉明經選侍懿文太子試禮部郎中旣實授坐累謫戍邊尋召還爲工部郎中遷河南右參議會河決汴隄至剛議借王府積木作筏濟之建文中謫湖廣左參議坐事繫獄成祖卽位左右稱其才遂以爲右通政與修太祖實錄朝夕在上左右稱說洪武中事甚見親信尋進禮部尚書永樂二年册立皇太子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直東宮講進與解縉後先進講已復坐事

繫獄久之得釋降禮部郎中恨解縉中傷之縉下獄詞連至剛亦坐繫十餘年仁宗即位得釋復以為左通政給事中梁盛等劾至剛等十餘人當大行宴駕遽歸不宿公署飲酒食肉恬無戚容並下法司論罪當罷帝念至剛先朝舊人但出為興化知府時年已七十再歲歿於官至剛為人敏給能治繁劇善因事傅會得上心北平之建為京都也至剛首發其議又請禁言事者挾私干進治以重罪成祖從之由是益為倖諛嘗言太祖忌辰宜依倣宋制于天禧等五寺命僧道誦經帝曰為人君者但當謹身修德能使宗

社稷安萬民樂業乃爲至孝修齋誦經此其末事山東野蠶成繭繅絲以進至剛請賀帝曰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亦未徧天下何足爲異陝西進瑞麥至剛又率百官入賀帝斥其諛諂中官使眞臘從畢逃者三人國王以國中三人補之帝以中國人自逃何與眞臘諭令給道里費遣還至剛言中國三人安知非彼所私匿帝曰朕以至誠待内外何用逆詐所建白多不用至剛妻父坐事將置重法至剛爲之乞免成祖白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至剛曰都御史黄信爲臣言成祖怒信泄漏獄情誅信礽至剛

與解縉交甚厚成祖常手書大臣姓名十人命縉疏
其人品縉於溍剛獨言擬而附勢雖才不端旣縉遭
讒謫廣西至剛奏其怨望改謫交趾士論惡之
鄭賜字彥嘉建寧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監察御史
時天下郡邑吏被逮無虛日謫戍者衆命賜于龍江
編次行伍方暑諸囚憊甚賜脫其械俾僦舍止息周
其飲食病者予醫藥衆皆感悅秩滿當遷會湖廣布
政司叅議闕命賜與翰林院檢討吳文爲之兩人恊
心力剗吏弊民以寧輯苗獠畏懷賜以母喪去服除
改北平左叅議事成祖燕邸甚謹坐累謫置安東屯

建文初燕王楚王皆舉爲長史會己召爲工部尚書遂令督河南軍拒燕成祖入京師李景隆訐賜爲建文朝任用罪亞齊黃逮至帝謂賜曰吾何如待汝乃相背耶賜曰亦盡臣職耳帝笑釋之授刑部尚書永樂元年疏劾都督僉事孫岳擅毀太祖所建寺詔安置海南岳建文時守鳳陽常毀寺材修戰艦以禦燕軍燕知其有備取他道南下故賜劾之二年劾李景隆陰養亡命謀不軌帝令景隆歸第省過又與陳瑛同劾耿炳文僭侈炳文自經死郴陽教諭康孔高朝京師還枉道省母會母疾留侍九閱月不行賜逮問

玭高罪當杖帝曰毋子之愛本於天性睽違數年一旦相見已難遽舍況於有疾是可矜也命復其官三年李至剛以罪謫改賜爲禮部尚書父喪奪情視事四年六月朔日當食陰雲不見賜言此聖德所感宜表賀帝不許賜言宋盛時有行之者帝曰天下大矣京師不見其如天下見之何卒不許西域貢佛舍利賜因請釋罪囚帝曰刑賞致治之本梁武帝元順帝溺於佛教有罪者不刑紀綱大壞卒至滅亡此豈可效況佛教亦有天堂地獄儒者乃欲姑息爲治耶賜爲人頗和厚然不識大體帝意輕之復爲同官趙玭

所聞憂悸成疾六年六月卒帝疑其自盡楊士奇曰
賜有疾數日惶懼不敢求退昨立右順門力不支仆
地臣怪其口鼻有噓無吸帝不俟語竟曰微汝言幾
誤疑賜賜固善人特才不贍耳命予祭葬洪熙元年
贈太子少保謚文安

呂震字克聲臨潼人洪武十九年以鄉舉入太學時
命太學生出稽郡邑壤地以均貢賦震承檄之兩浙
還奏稱旨擢山東按察司試僉事入爲戶部主事遷
北平按察司僉事燕王舉兵震侍燕世子居守永樂
初遷真定知府入爲大理寺少卿進大理寺卿遷刑

部尚書改禮部皇太子監國震壻户部主事張鶴朝
發決儀太子以震故宥之帝聞之怒并震及蹇義下
錦衣獄已釋援職仁宗即位命兼太子少師尋進太
子太保兼禮部尚書宣德元年卒震無學術為禮官
不知大體太宗皇帝崩遺詔二十七日釋縗服及期
震建議羣臣皆易烏紗帽黑角帶近臣有言仁孝皇
后崩既釋縗服當時太宗皇帝尚易素冠布腰絰震
勃然變色詆其異已仁宗黜震議竟易素冠布腰絰
洪熙元年分遣羣臣祀嶽鎮海瀆及先代帝王陵震
言於帝乞遣祀文武成康便道省母震私以其妻喪

柩與香帛同載而行祀太廟致齋震飲酒西番僧舍大醉歸一夕卒震爲人傾險顧己利害罔上厲下永樂七年車駕巡北京帝命禮部定皇太子留守事宜震言凡四方郡邑奏常事悉從皇太子處分奏章貯南京六科回鑾日六科通奏制可十一年十四年震再言留守事宜如前制十七年帝在北京因事索奏章竟從給事中言留南京帝忘震所言留守事宜曰奏章宜達行在問震豈禮部别有議耶震畏罪對曰無之奏章當達行在帝再三問震對如前遂以擅留奏本殺南京右給事中李能衆知能寃畏震莫敢言

者又妖為詖佞永樂時山東曹縣獻騶虞及榜葛剌國麻林國進麒麟震稱瑞請賀帝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誠使天下治安雖無麒麟何害於治十三年貴州布政使蔣廷瓚奏去年班師詔至思南府大巖山有呼萬歲者三震言此山川效靈之徵帝曰山谷之聲空虛相應理或有之震為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因之進媚豈君子事君之道明年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震力贊之帝責其謬震雖累受面斥然終不能改又明年十一月金水河太液池冰具樓閣龍鳳花卉狀帝賜羣臣觀之震因請賀不許而

隆平侯張信奏太和山五色雲見侍郎胡濙圖上瑞光榔梅靈芝震卒率羣臣先後表賀云震嘗排户部尚書夏原吉等時帝數自將北伐原吉諫謂糧穀不足兵部尚書方賓亦諫帝怒賓方提調靈濟宮日有中使至宮賜香數語賓以帝怒故賓惶懼自縊死帝命剉其屍械繫原吉內官監以震兼領户兵部事且慮震亦自危令官校十人隨之密勑曰若震自盡爾十人皆死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爲人凡奏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牘益多皆自占奏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

千緒萬端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又嘗扈從北狩帝見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其文後一年帝與諸文學臣語及碑因詔禮部差官往錄之震言臣當時與讀此今尚記憶不須遣使遂請筆札於帝前疏之帝密勑使往至沙漠拓其本校之無一字脫悞者子熊宣宗初立震數於帝前乞授熊官至於流涕帝不得已授兵科給事中

方賓錢塘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授刑部試郎中數月改兵部建文中署應天府事坐累謫戍廣東以茹瑺薦召復兵部郎中成祖即位賓與侍郎劉儁等迎附

將見委用遂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四年僞以尚書出征黎利賓理部事頗有幹才應務不滯及僞死交趾進賓尚書以警敏能揣上意見知於帝七年命奄從北京兼掌行在吏部事八年從北征與內閣胡廣金幼孜楊榮侍郎金純竝恭密勿自後帝北巡賓輒奄從賓爲尚書十餘年行事苛碎武臣有襲職者患目眚賓請罷之不許既又有患兎缺者賓又言不應襲帝曰武臣當問謀勇如何不當論形貌孫臏刖足尚爲名將兎缺何傷凡立功者皆望祿及子孫一不得襲則永絕矣命襲如故既任事日久恃寵恣肆公

納賄賂無所顧忌十九年議親征尚書夏原吉吳中
呂震與賓共議宜且休兵養民未奏會帝召賓賓言
糧餉不足帝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原吉亦以不給
對帝怒遣原吉視糧開平旋召還下獄賓懼遂自縊
時帝無意殺賓賓死帝益怒居數日寢聞賓生平恣
橫狀曰賓死晚矣遂戮其屍

吳中字思正武城人洪武末由監生爲大寧都司經
歷燕王至大寧中迎降遷北平布政司經歷轉餉捍
禦有勞累遷大理寺丞歷少卿進右都御史建北京
改工部尚書取材川蜀還董餽運從北征艱歸起復

改刑部尚書永樂十九年與方賓等諫北征忤旨繫獄仁宗即位復其官加太子少保仍還工部宣德元年坐事奪少保尋復之中董營繕私以官木廃石遺中官楊慶慶作宅甚壯麗帝登城樓望見怪之按問得實下中獄法司論中監守自盜結交內官當斬帝念中舊臣赦之落少保奪祿一年正統六年殿工成進少師明年卒年七十追封茌平伯謚榮襄中美容儀性勤敏多計算先後在工部二十餘年長獻景三陵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兩宮皆中所營造職務填委規畫井然然不恤工匠致逃亡者動至數

乎又輒請械繫赴役人多怨之而中不顧也宣宗亦
知其不足任特以先朝舊臣屢優容之性貪継善事
中人所乾没以鉅萬計湛於聲色寵妾數十輩各具
衣帶中隨所至服之素嚴憚其妻不敢忤嘗領誥命
至妻既拜受命左右取吳中語來為我誦之聽畢曰
此文天子自為乎詞臣代草乎曰亦代草耳曰詞臣
誠知人代草甚當今誦之終篇何嘗有一清廉字中
聞之甚慚其語至流聞禁中
陳瑛滁人洪武中以人才貢入太學擢監察御史出
為山東按察使建文元年調北平按察使僉事湯宗

告瑛受燕王金錢通密謀逮詣廣西燕王稱帝召爲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署院事瑛爲人天資殘忍自以
見寵任益爲深刻專以搏擊爲能甫蒞事即建言陛
下順天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而車駕
初至廷臣有不順命而效死於建文者如禮部侍郎
黄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衛府紀
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瑋等計
其存心與叛逆無異請追戮之帝曰朕初舉義兵誅
奸臣不過齊黄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
鈍鄭賜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況今汝所言數人

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乎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錄觀叔英等家給配其妻女窮治姦黨䟽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寃之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爲無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永樂元年進左都御史掌院事八月劾奏歷城侯盛庸出怨誹言懷異圖請誅庸言之再三帝命削庸爵庸遂自殺已又劾順昌伯王佐鎮雲南不法事奪其田土二年劾都督僉事陳俊陪祀太廟失儀都指揮同知王恕受衛士金都督僉事曹

遠都指揮房昭擅罪軍職俱下之獄已又同李至剛等劾李景隆謀爲不軌侈肆僭踰又劾景隆弟增枝明知景隆不臣之跡曾無規諫多置莊產蓄佃僕其意叵測景隆兄弟俱收繫已又同鄭賜劾長興侯耿炳文衣服器皿僭飾龍鳳遠蹈胡藍逆軌炳文自殺已又劾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私匿韃靼人與女秀才劉氏造爲邪謀殷尋遇害三年行部尚書雒僉言事忤帝意瑛遂劾僉貪暴事僉坐誅死又劾駙馬都尉胡觀強取民間女子娶娼爲妾觀預知李景隆逆謀以親見宥略不悛改請正其罪帝命勿治罷觀

朝請已又劾其怨望逮下獄四年僉都御史俞士吉大理少卿袁復治水蘇州還瑛劾其貪黷有狀未復命先抵家下錦衣獄治之又劾監察御史車舒怠惰不事事謫戍邊六年劾都督僉事王端都指揮同知林泉都指揮僉事牛諒俱下錦衣獄又劾通政司參議賀銀奏對誣罔當誅銀坐免官八年劾隆平侯張信強占丹陽練湖江陰官田帝命三法司雜治之瑛爲都御史數年所論劾勳戚大臣十餘人欲以強直不撓自結於帝其實希帝指帝所不快者輒擊去之帝以此屬任瑛然亦知其殘刻頗心薄之中書舍人

芮善有弟家居夫婦爲盜所殺弟家疑所親爲之言於官刑部驗非盜縱之善白帝刑部故出劫盜帝命御史鞫之御史亦言非眞盜瑛因劾善妄奏當下獄帝曰凡弟同氣得賊惟恐逸之固其宜也善何罪其勿問東里宣慰使刀暹答侵威遠州地執其知州刀算黨以歸帝遣使諭之刀暹答懼歸侵地及所執知州遣弟刀臘等貢方物謝罪瑛請先下刀臘等於法司而後逮治刀暹答帝曰蠻獠之性稍不相得則相讐能改過則已今服罪而復治之何以處不服罪者遂赦弗問知嘉興縣李鑑廷見謝罪帝問鑑何罪瑛

言鑑奉命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不籍亨固宜有罪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姓名帝曰罪至於籍不輕矣院文無名而不籍不失為慎重其可罪乎命釋之户部人材高文雅言時政因及建文事辭意率直帝命議行之瑛劾文雅狂妄無所忌諱請寘之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諱其言有可采奈何以直而廢之不罪直言則忠言進瑛刻薄非助朕為善者其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官海運官軍被風漂没運糧瑛奏當治罪追償帝曰海濤險惡官軍得免溺死幸矣寧當治罪悉釋不問瑛之奸險附

會一意苛刻皆此類也帝北巡皇太子監國瑛言主事李貞受皂隷葉轉等四人金請下貞獄無何貞妻擊登聞鼓訴冤皇太子命六部大臣廷鞫之自辰至午追貞等不至惟葉轉至訊之云貞以不承伏不勝拷掠死三皂隷皆皆死者三日矣貞實未嘗受金御史至兵部索皂隷不應遂興此獄於是刑科給事中耿通等言瑛及御史袁綱覃珩朋奸蒙蔽擅殺無辜請罪瑛皇太子曰瑛大臣不宜爲此殆爲下所欺耳命逮治綱珩置瑛不問先是學官坐事有謫充太學膳夫者皇太子令法司與改役瑛等輙格不行中允

劉子春等復劾瑛方命自恣皇太子謂瑛曰卿用心刻薄不明政體殊非大臣之道竟亦不罪也時皇太子深惡瑛以帝寵任瑛無如之何久之帝亦寖疎瑛九年春瑛得罪下獄死天下快之帝以藩服纂大統用嚴爲治瑛首承風旨專務搏擊一時臣工多效之如紀綱馬麟丁珏秦政學趙緯李芳皆以傾險聞綱自有傳麟巢人洪武末爲工科給事中建文時坐罪謫雲南爲吏成祖即位悉復建文朝所罷黜者麟亦召還尋進兵科都給事中麟無他長專以訐發爲能帝久亦厭之諭麟等曰今奏牘一字誤者皆喋喋煩

碎甚矣自今謬誤即改正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此不可宥帝曰彼亦偶脫漏耳敢慢上耶言官當陳軍國大務若細故可略也久之擢右通政帝一日顧侍臣曰近四方頻奏水旱朕甚不寧麟遽進曰水旱天數堯湯所不免今間一二郡有之未至大害帝曰洪範恒雨恒暘皆本人事可委天數哉爾此言不學故也麟慚而退麟居言路糾彈諸司無虛日舉朝莫不畏之嘗署兵部事甫一日輒有過舉爲人所奏自是稍戢爲通政八年卒官珏淮安山陽人素無賴不爲鄉里齒珏積不平求樂四年值里社賽

神誣以衆衆謀不軌坐死者數十人法司因稱琁忠且有才詔擢爲刑科給事中琁既得志益以告訐爲事伺察百僚小過輒上聞舉朝側目爲給事十年貪黷不顧廉恥母喪未期起復視事輒隨衆入大祀齋宫復與慶成宴爲御史俞信等所劾逮赴行在法司論大不敬當死帝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廷臣豈有一人免耶遂謫戍邊政學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歷行部禮曹郎中爲人狡險專務摭人過失自尚書郭資朱濬而下咸畏惡之莫敢言肆爲奸貪黷内横被其害十六年春有發其與科舉受賕者帝咨

于衆竝得其他罪遂伏誅綿初爲大興教諭燕兵起與城守有勞擢禮科給事中坐罪謫思南宣慰司教授永樂七年召復原官綿知帝喜告訐務捃摭朝士過以希超擢久之遷浙江按察副使後入朝仁宗見其名曰此人尚在耶是無異蛇蝎遂謫嘉興典史芳類上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好以訐爲直宣宗每朝退即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言洪武中凡大臣面議時政必給事中二人與俱所以防奸弊請復其舊帝是之芳輒自矜百司所爲少不如意即詣帝前奏之人比之紀綱久之帝亦惡其

奸黠爲海鹽丞棄官歸

劉觀雄縣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太谷縣丞以薦擢監察御史三十年遷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坐事下獄尋釋察私茶陝西還諭嘉興知府丁父憂去永樂元年擢雲南按察使未行拜户部右侍郎二年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左都御史陳瑛殘刻右都御史吳中寬和觀委蛇二人間務爲容悅四年北京營造宮室觀奉命採木浙江凡谿谷絶險之地有一材之美者觀必驅吏民犯虎狼冒不測伐之輸京師以是爲能六年擢禮部尚書建言各衛馬多恐有疾宜豫

市藥備醫療帝曰唐時畜馬多至六七十萬未聞有預備之藥今天下衛所馬及太僕馬甚多若皆需藥豈不病民尋以未諳典故改刑部七年觀奏御史何晟過鳳陽陪祀皇陵直行御道入殿狎玩大不敬命戮于市其年觀坐事爲皇太子所譴責帝在北京聞之以大臣有小過不宜遽折辱賜書諭之八年督諸軍平涼州羌寇還坐事謫爲本部吏十三年還職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五年督浚河漕十九年承命巡撫陝西考察官吏仁宗嗣位命兼太子賓客旋加太子少保時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帝厭其繁瑣尚書

呂震吳中侍郎吳廷用旣希旨劾奏翔復令卄四道
御史論其誣妄以是益爲清議所鄙時未見官妓之
禁宣德初許臣寮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觀盡盛
不飾私納賄賂而諸御史亦貪縱無忌三年六月丁
未早朝罷帝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
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
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榮謂永樂時貪者無踰方
賓帝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又問
誰可使爲御史大夫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帝乃
出觀視河道以顧佐爲右都御史於是御史交章劾

奏觀竝其子輻諸贓污不法事帝怒逮觀父子將置重典士奇榮爲乞貸死乃謫輻戍遼東而命觀隨往觀竟客死七年士奇請令風憲官考察奏罷有司之貪污者帝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振肅觀在當時以貪著聞如此

論曰永樂中部院大臣自蹇夏而外率碌碌無所建明茹瑺雖有長者聲望風輸款靡恥道喪至若陳瑛之慘刻呂震之佞忍吳中劉觀之貪縱李至剛鄭賜方賓之卑瑣斯所謂斗筲之徒無足算者而可以備位卿尹歟方黃鐵練輩皆藎臣端士太祖所培植以

輔後嗣者文皇帝屠戮頓盡至使立其朝者皆小人

略無彌縫將順之益不然以帝之英明得賢臣爲之

翊佐雖與永平貞觀比隆可也